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六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1388/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六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六〇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改亭奏草不分卷

〔明〕方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文襄公奏議八卷

〔明〕桂萼撰
重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桂載刻本

三五

夢虹奏議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鄧顯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一九一

桂洲先生奏議二十卷外集一卷（原缺卷二）

〔明〕夏言撰
重慶圖書館藏明忠禮書院刻本

二五〇

復套議二卷

〔明〕曾鉞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九二

改亭奏草不分卷

〔明〕方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改亭奏

草無卷數》提要

讀方侍御奏議
余觀世之論事者大抵
攻訐已斃之惡覩縷塵
腐之談搜拾無禍福之
事觀望時執以陰陽其
說深淺其言即號為剴
直者亦杜欽谷永流耳
余竊鄙之厭之與遂默
不言者同暇日得讀崑
山方侍御奏議類皆言

人所不能言絕無附會
套語而大禮一疏力折
姦諛存天理正人心凜
凜乎與日月爭光矣余
素耻多可歎於此忻為

執鞭云

王守仁題

方侍御奏議序

當德靖間天下靡不知我郡有二方
先生者而是時伯為時舉先生守留
司吏部郎奉職謹亡害仲則時鳴
先生前後歷南北臺所上封事以十
數皆天下大計最後

天子欲追隆所生永嘉安仁二曹郎緣
廣其意以疏請時舉聞而微許之
時鳴時在臺再疏辯其謬會二曹郎
之說勝亟貴顯用事內德時舉至擢
太子庶子而時鳴出為提學僉事移
病不赴時舉忽不自得曰我預彼

是不預彼貴也彼豈田千秋我哉亦
遂移病歸兄弟相與讀書於王峰
澱湖之間蓋自相師友云而時鳴先
生尤逸宕能窮人間世之所謂樂者
當是時天下望以為景星慶雲而獨
絳灌之徒燒之竟不復召以玉老死

且四十年而世貞乃獲從先生之令子
比部君盡得其奏疏若予首讀而
歎曰鳴呼良哉亡者毛舉細故以苛塞
責亡論已即有所欲亡而不敢盡不為
稱言者即盡所欲言而不盡中事理
不為稱亡者即盡之而且命中第

能中已然不能中將然不為稱亡者
先生之不毛舉細故以苛塞責則人
詔然乃余竊觀其議禮二疏彼以重
勝承賤較非是也然玉欲奪人主之獨
而拘公論可謂能斥所欲言者矣其
諸脩注改正大法祛積弊論糾閹宦

蠹臣不奉行整令也事皆鑿中竊
則所謂斥之而又能斥中者也當
王文成之滯散署與呂文莊親茶間
之病告世因目以空文之士而先生獨推
為正學天以濟亂歸文成其後之君子
皆用羽翼聖道顯而文成沒戡江

右之巨難胡端歟之發宜庶人罪而見
反中也先生奮然收之以相代謀而
謂宜庶人必且行大事不三載而驗阿於
元龜此所謂能中將然者也嗚呼良哉
余竊沒有感焉以先生之論建在
武廟時以不奉行整令七事跋其辭

旨之聽有恒人所不能受者而庸人主
寬大不甚有視之時見歷指幸其
語雖不行而數避教起於官猶自若
肅皇帝之初躬覽奏章揮為勵精
先生之志止所不舒快然何玉一讚而
不復振夫以賈太傅法宜公之累印

不敢言先生之增之其識度雖亦相背
彼一傳寵王秩二千石一相相而沒貶
千古猶為扼腕彈指而悲其命先
生仕不過第主品棄之於歲年以王老
死舍識之士然其命者又當何必也
然先生之與時舉持論各守其是

而已時舉用而處先生舍而處共以
一處成是是非皆善衡命者哉
然則天下所知二方先生真兄弟也
耶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

予告王世貞撰

改亭奏草

題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方鳳謹

為崇古學用正人以裨聖治事

臣聞為政莫急于用人用人必先于學術教學術正則其人必正而有以成格居化俗之功學術邪則其人必邪而其施之于天下非惟不能補益國是反為派毒貽禍之弊矣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士爭以文藝相高而所謂正心誠意之說修己治人之道遂置不

講僥倖一第尋視經傳漫為鑿蹄攻詩文以矜時名專法律以求苛刻比皆然又其每下則外竊士夫之號中藏市井之心陽為孔孟之言陰懷盜賊之計恬然不以為恥間有好古獨行之士出焉則私議而竊笑之不曰好名則曰偽學此前代之通弊而今時所不免也我

朝自

祖宗來表章文學培養士氣若薛瑄羅倫吳與弼陳憲章皆得而承

恩諭特

賜寵光所以振揚儒風增輝吾道者至矣美矣迨我皇上尊賢慕古益重益隆增科舉之額嚴考覈之典凡積學修行之士咸見錄用無庸議矣特其中雋拔度越之才可以希踪古人者未見崇獎臣不敢不為天下言之臣見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性資沉毅學識淵深忠節不交于險夷才猷可濟乎紛亂翰林院養病修祺呂柟學行純明出處高潔養之深而有不可測之度持之固而有不可易之守兵部職方清吏司

養病郎中魏校稟賦既充學力尤邃修己有寔踐之功應物無虛餘之行之三臣者心慕古人望隆當世誠

聖代之人瑞士林之師式也使隆以館閣之任必能弼時仔肩而成正君之功使處以師儒之職必能敬敷教化而覃至治之澤其守經之仁行權之智必有異乎尋常者且近見王守仁議論英發精力方強及聞呂柟魏校前疾痊可而乃置之散地托以病鄉揆之事體似非所宜伏望

皇上特勅吏部將三臣越次起用督責郡縣勸令就道使天下曉然知古學之可尊而詞章法律之末不足以惑其心知正人之可用而奔競干謁之風不足以移其守至于在朝諸臣亦將砥礪振策以自立于君子之途

皇上崇儒重道之德用人成治之善近可以廣祖宗教化之澤遠可以接帝王道統之傳而萬世無疆之業不出此矣

為宥愚直以全憲體事

臣聞人君以用言為要人臣以敢言為難然欲臣下之敢言又在上之人培養優涵矜其愚而不加之罪則人不敢于論列物無遁情事無乖理而天下治矣我

朝兩京設六科十三道以糾正于內各省設提刑按察司以糾正于外均為

朝廷耳目之司有糾察之任奈何近年以來按察司官自以地分踈遠有所牽制雖目擊民患亦皆隱忍坐視以避出位之兼故居此職而能敢于言者尤難

也近聞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宣因陳地方利病辭意迫切誤逮

王府左右之人以致宣王妄加

奏劾伏蒙

勅旨提解赴京臣竊詳

陛下聖度淵弘凡于臣下條陳時弊雖過懇直每見優容豈獨于胡世宣一人輒加詰責意者世宣所陳事欠詳審言過輕率其罪或有不容辭者

陛下以法繩之蓋所以警直臣安

宗室耳夫豈為過但原胡世宣切心因見江西時事偕逆之勢漸成禍亂之機久著狐鼠作威蛇豕橫道百姓愁怨有識寒心過聽膚訴之言恐生意外之文是以倉卒疏陳不顧忌諱其自為謀固亦踈且拙矣然其忠直一念發于天性昭然可掬惻然可憫豈惟忠于

陛下亦有補于宣王若必不顧大體以言加罪恐天下憲司望風沮人人自為偷安苟容之謀正臣日遠直氣漸消而天下之事難矣豈

陛下之顧哉且臣訪得胡世寧立志孤貞制行高古歷官西署持己之正素聞陞任注西弭盜之功屢著蘇奮不顧身敢于糾論心專去惡志在安民誠聖世有用之才而非庸竊位者倫也伏望

陛下察其愚直持

賜優容使善人終得以保全而憲體不至于沮壞仍乞

勅諭江西撫按三司諸臣嚴加防飭消安安民皆以世寧之心為心則小人懾服而

陛下可無南顧之憂矣若專于惡直甘于養奸則積新之禍可以立待而遺他日無窮之悔不亦晚乎臣干

冒

天威不勝懇切戰慄之至

為正大法以伸大寬事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勸懲不失其當而天下治然刑罰莫重于人命故辭為天子瞽瞍殺人則竊負而逃蓋以法者人所得而私也哉

祖宗參酌古今爰定律令至精至當而于人命一條尤憐、慎重若故禁故勘平人致死者亦得絞斬行之既久豪強奸宄不敢肆吞噬之虐而良善安分之民得以保全而無虞我

皇上踐祚以來剛明果斷法行自近足以振舉綱紀懾

伏奸細無容議矣近者伏睹

勅諭謂刑罰不中而民冤莫訴怨聲繁興感傷知氣多由于此問刑大小衙門毋事姑息毋避權勢毋觀望以求合毋顧忌以自全凡斷決起發悉依律例定

限而行大哉

皇言即帝舜欽恤好生之心哉

祖宗懲頑警惡之心也然即近日之舉凡涉權要即加寬貸似與

勅諭不相符合臣不敢不為

陛下一痛陳之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王瑞之責打、攪倉場官軍王忠鄭熙使瑞之果有罪則治以朝廷之法可也而王忠鄭熙倚恃權勢輒敢糾集多人將監臨官王瑞之當事毆辱驚駭觀聽簡文復以

鷹犬自奮將皂隸孫晟登時非法打死彼時南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蒙

欽依着南京都察院會同聞者皆曰公道明矣王忠鄭熙僅貴就獄而簡文終于不出未幾太監黃偉等為伊具

奏多方回護復蒙

特旨免問以人命重事而輕于草菅恣無忌憚之意是可謂法行于簡文等乎

淮府長史莊典果有可責加以本分之罪可也而太

監黎安阿順宣王風旨甘肆荼毒金堂復以爪牙自

逞附勢助虐儘力撥置將莊典無辜酷刑致死蒙

欽差太監法司等官勘問聞者又曰公道明矣然體解

盤錯斧斤莫施未幾黎安以罪大惡極止于取回關

住而金堂終于不出未聞有究竟之者以長史藩相

而命同螻蟻畧無纖芥之禍是可謂法行于黎安金

堂乎伏望

皇上按律例務求寔踐顧

勅諭不為虛文奮赫赫之怒洗幽滯之冤不隸于左

右之欺誣不事乎旦夕之姑息仍將簡文等明正其罪及降

綸音挨拿金堂同黎安等加以重刑則上可以守

祖宗之法下可以舒臣民之憤公論大明人心稱快

懋大誠使狐鼠警服豺狼遁逃而民生可報誠如

勅諭所期刑得其平和氣致祥矣設若養奸庇佞勸

惡懲善使無罪者甘心桎梏而啣冤于地下有罪者

依憑城社而保身于當路則刑法日紊紀綱日壞而

天下事不可測也臣待罪言官日擊冤抑切齒痛心

言過慙直觸犯權貴冒瀆

天聰死生禍福在所不計惟

陛下留神焉

為乞恩養病事

臣係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由進士任行人司行人

三年考滿

欽陞今職蒙差巡按真定等府于今六月初一日到任

不意途中冒觸暑毒不思飲食日就羸瘠遂成痰火

徹夜不寐雖勉強扶病治事終無精神每遇廢兼

之近日聞宸濠之變

皇上銳意南征四府之民奔走勞瘁專候供需而太監總兵等官大牌連下聲勢動天大小所屬衙門官吏慌懼憂疑而無人色臣在見聞心痛情亂前病愈增多不能起臣昨見南京差來進本官員口稱宸濠已就擒縛此皆

皇上威德所服不勞寸兵而大事自定為今日計只宜鎮之以靜頒

詔天下以明功罪一切總兵官軍書數收回則臣雖

死亦瞑目于地下矣如其不然恐有餘黨煽禍只遣

一大臣將兵數千安定地方事畢復

命亦無不可伏望

皇上勿聽左右之譏奮然獨斷

早賜回鑒以救天下倒懸之命仍乞

勅吏將臣放回原籍養病痊可之日赴部聽用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為自劾不職速賜罷黜事

臣不才忝列言官今年四月內蒙

差真定等處巡按到任兩月忽聞

聖駕南征目力疾具本奏請

回鑾不蒙

准行于今月日奉迎駕至定州二三日之間大牌連發內臣校尉勢如狼虎稍有遲延輒將官吏打罵除事體不甚傷義害民者一一令府州縣官備辦應用外其間有不能從

明詔者七事臣謹昧死上

聞惟

陛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一

陛下取馬指揮女大牌令臣辦車二百輛馬驢五百匹

臣查真定府驛遞額設大小車不過五六十乘馬驢

不過二百匹若欲足數必索之百姓其害非小況馬

指揮見任公館其粧奩不過二十車足矣臣訪得俱

是差去太監官校夾帶私貨數多及車馬不足索要

折銀臣寔不能措辦此不敢奉

明詔者一也一大牌令臣精選寡婦四十人娼婦四

十人以供旦夕之弄臣思寡婦不祥之物號為未亡

人娼婦尤其鄙穢若屈

萬乘之尊與之遊戲自古帝王皆不屑為而

陛下獨為之臣若曲意奉承是臣道

陛下以非義也況一時亦難尋覓今各寡婦聞風轉達
不顧廉恥風俗敗壞莫此為甚此不敢奉

明詔者二也一大牌令臣選舊漢僧共二百人分東

西座中設太師位

陛下居之引領衆僧大講佛事臣思此等減倫棄禮化

外之人其心巨測

聖體不宜與之相近以自輕藐況與之同坐共談醜惡
之甚臣見寺左即儒學何不臨幸使學官講經諸生
問難以繼漢明帝臨雍之美而乃用夷夏夏為此不
祥怪異之舉此不敢奉

明詔者三也一大牌令撫按而下皆戴大帽束鸞帶
紅一撒黃罩甲此內臣奔走下賤之服便于使令非
文臣所以彰德之具也而臣又忝居風憲按治一方
若與內臣同其服色不但臣失觀瞻而朝廷待賢士
大夫體面亦虧損多矣此不敢奉

明詔者四也一大牌令臣收買樂工朱竿鄉英等子
婦共二十當為

鎮國府義男義婦各立賣身文契欲以臣為中人臣
受命而退未及上馬諸樂工樂婦奔隨號哭閭井驚
嘆臣亦惶恐悲酸

陛下必欲收養此輩乞

命江彬朱憲作中于體面甚稱臣必不敢污名其中
自同牙儈有玷縉紳此不敢奉

明詔者五也一

陛下昨日彈一班鴉以毛分賜內外官員易銀不等每
一毛或五錢或一兩而臣與巡撫都御史伍府御史
孫障獨倍其數及

陛下于定州筵席退出折銀與每日中打火小飯亦要
准折臣初聞之不敢信後見大學士梁儲尚書王憲
始知果有此旨

陛下富有四海而乃較鉢兩于飲食之細竊為
陛下恥之此不敢奉

明詔者六也一江彬傳旨云方御史看送駕過臨清

不及二千里不許辭本臣聞之且喜且驚臣伏侍

陛下幸不得罪而又欲臣遠送恩至渥也但臣抱病三

月前此具奏養病已蒙

聖恩俞允因

車駕幸真定不敢偷安勉強從事切思真定等四府素

號空虛自

陛下臨幸日費萬金民窮財盡各欲流移容臣在此畧

懇民困以防他變臣寔不能隨駕遠去此不敢奉

明詔者七也臣之愚懇犯此七罪不職可知伏望

陛下早賜黜逐以為人臣不能効勞者之戒為此激切

具本親齎奏

聞

為黜元惡究大盜以正國法事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握天下之大權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仇士良魚朝恩輩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寔之太監蕭敬是大臣之欺君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

皆盜也而非所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

己竭天下之膏血喪國家之元氣若古之元載史彌

遠輩而後謂之大盜也求其人以寔之尚書李燧是

也蕭敬以鬼蜮之奸日培月養漸成巨猾勢在劉瑾

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寧勢在江彬則附江彬

其惡浮于三逆之上而其術超于三逆之外故三逆

以次敗殛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位益安禍愈烈福

益盛

陛下明聖尚為所惑況其下哉敬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總兵一進一退動賄萬兩方

得批發旨意及交錢寧謀立宸濠長子繼承

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一日在

陛下也近日亳州知州顏木奏敬得受恭將石璽金銀

萬兩蕭敬回送石璽貨物數多掇出交通書信三十

五紙皆有實跡則其惡不為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

而

陛下獨以為可用

陛下之舉措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汚縉紳之

列在逆瑾時以趨諂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屢乃蹇驢敕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心曲為救拔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託為城社內臣有力者欲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餽送凡上部數十人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為名外則分獻于權門內則潛入于私橐以致官庫一空公用告乏臣近日奉

旨查算每件支吾莫究其是給事中儲昱劾其查算公

文洗改五十餘處侵盜官銀五十餘萬其盜不為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為可赦

陛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銳等其心不甘于法曹錢寧等其目不瞑于地下而內臣之在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李燧不罪則貪墨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中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于奉公而守法伏望

陛下昭公明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拿送法司

明正典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算明白罄其百萬家資還充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臣每侍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欲借上方劍斬此佞臣以謝天下寔不欲與之同朝寔不願清平之時有此奸慝若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臣放逐以為多言者之戒干冒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為修德政以弭災變事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霾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內府火災垣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冲衢搏擊天地震撼瓦石飛走

孝陵石欄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五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傾壓大江潮水平湧三四丈餘儀真居民漂沒數千餘家商民船隻覆蕩無數浮屍填塞觸目驚心變異之大未有甚于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虛妄而

陛下德政之可修者尤所當急臣敢冒死言之

經筵雖曰日講而未聞有諮詢之寔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祖之

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于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姦于俸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貴主事被執益長紹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閹閹之威欺君悞國如張銳等罪當萬死今乃止于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黨黨惡害民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乃止于降級而入官贓物還給本人凡此皆竊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我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

萬幾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諛偽而不可妄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于私請而至于燕縱政令必信毋惑于群議而有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于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修省務求寔驗毋事虛又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為急處獄囚以防外變事

臣見都察院見監重囚有太監張銳張忠等一十七人江西王府郡君縣君及侍從三十餘人尚書王瓊